

□散 文

娘的面箩

董国宾

从岁月里走出来,再回到岁月中,我就想起了面箩。

面箩是娘的面箩,拿锄头和镰刀的手一从庄稼地里闲下来,面箩又拿在了娘的手上。娘的手老是闲不下来,正如娘的脚板,一辈子都在一条路上往返。从晨露闪着晶莹,到半月挂上梢头,娘都没有止住往复的脚步。

我家的面箩大部分时光流水一样走掉了,惯常的日子在西屋的一面矮墙上挂着,像个不言不语的小娃儿,耐着性子等待娘的召唤。那天,娘锄完一大块庄稼地,热辣辣的太阳开始西垂,娘顶着烈日一回到家,西屋墙壁上的面箩就被娘用双手捧下来。炎夏里,娘开始筛箩了。

灵巧的娘没把细箩从墙壁上取下来,最开始拿在手里的是一个粗箩。粗箩娘用的比细箩多,时光里的粗箩若能行走,走的路固然比细箩远多了,只是娘使用细箩的时候,心思好像全都拴在里面了。娘把粗箩拿在手里,下面放一个盛面粉的大木盆,巧手的娘舀来一瓢事先用石磨碾碎的玉米,粗箩的箩面上就摊出一片。碾碎的玉米堆积了小半缸,粗糙的玉米麸皮盈黄地散浮在上面,小

锅盖一般大小的粗箩在娘手里匀速晃动起来,娘还会扭一下头,不时朝玉米缸递一个眼神。黄灿灿的面粉从粗箩里刷刷而落,过滤掉的玉米麸皮小心地放进旁边的面袋里。矮屋子里,空气散发着热气,娘抹去额头上的汗水,一下一下不声不响地继续筛面,小半缸碾碎的玉米终于筛完了,娘将大木盆的玉米粉收拾好,西墙上的细箩又拿在了娘的手里。

细箩等来了属于自己的日子,娘双手紧紧握住细箩,一晃一晃又开始筛面。我家的细箩闲置了一天又一天,在西墙走掉的光阴里,门前的枝叶枯掉又长出了新绿,娘的手都没有去拿细箩筛面。但娘时常会念及细箩,念及用细箩筛面的美好时光,想着想着娘就走到西墙跟,站在那里两眼瞪得发直,忍不住便将细箩捧在手中瞅了再瞅。一阵微笑过后,娘径直走向赖以养家的土地。

细箩在娘手上抖动着,像是抖动在心尖上,一下一下,有节奏地又开始筛面了。娘攥紧手掌轻轻前移箩架,箩面也跟着朝前走。娘又把箩架收回来,箩面也回到娘眼前。白花花的面粉像细雨,纷纷滴落在木盆里,娘赶紧把筛好的细

面粉收好,刚筛出一点,娘就收一次。筛箩的日子里,娘很少使用细箩,但每次细箩晃动的分分秒秒里,娘都十分用心。那样的年月,土地贫瘠,粮食产量低,可以磨成白面的小麦收成少得更可怜,我家总以粗粮做成的玉米饼、黑窝窝头糊口,日子好了一点,娘就在饼子里掺入一点小麦粉。一阵筛箩过后,雪白的细面粉全筛好了,娘装进一个小口袋,小口袋上面虽然瘪出一半,娘却特开心,脸上也挂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和轻快。

粗箩和细箩回归西墙,这是娘的面箩,也是娘的影子,是巧手的娘亲手编制,亲手打磨时光的生活工具。那时还没有磨面机,娘用石磨磨出的带麸皮的面粉都要经过面箩筛,娘就用柳木和尼龙纱面制作了粗箩和细箩。忙完农活,闲不住的娘找来柳木和尼龙纱面,先将柳木板折成圆形固定,再用铲刀修理打磨,又取出竹条在圆形柳木板内裁剪竹条圆,然后用尼龙纱铺盖底面,用竹条在木板圈内将其固定住,并用力拉展拽平,最后经过几番加工修整,面箩便做成了。娘做成的面箩有粗细之分,粗箩用来筛

玉米、高粱等粗粮面,细箩用以筛麦子粉,但一年到头用不了几次。

晚霞洒满了零散的村舍,我家低矮的厨房上空,一道道白色的炊烟袅袅升起,娘筛好了玉米粉和细麦面,下厨房开始做晚饭了。简单的饭菜端上餐桌,矮小的我端坐在小板凳上,一眼看到白面饼便眉开眼笑。这久未入口的白面饼又香又筋道,我吃上一口就瞧一眼娘,吃得比我还香呢。娘说,黄灿灿的玉米饼最合娘的胃口,娘吃多了才有力气干活呢。

后来,我家西墙上不见了粗箩和细箩,磨面粉的石磨也不知去了哪里,隆隆响的打面机忽然出现在我的生活中。又一年,打面机里出来的全是没有一点麸皮的精面粉,白得像雪。再一年,包水饺的特精面粉又走到我家的餐桌上。再后来,黑瘦瘦的粗面窝窝头,又重新出现在我家的饭馆里,与当年娘做的一模一样,或许我又想到了当年娘的影子,想起了岁月中抹不掉的娘的面箩。

面箩是娘的面箩,是娘不停歇的田间劳作,更是娘的呵护与疼爱,还是刻在我心头的一段永不老去的时光和记忆。



形影 张海峰 摄

□随 笔

透过岁月一束光

学 峰

时光深处,透过薄薄的光,照出斑驳光影;那华彩的轻衣,旧时的皮影,铁性的男人,伞下的丽影,笑成秋月的梳发女子……

抑或者感受生活小乐趣:品茗、集趣、闲逛、逗童……于烟火人生,感受从容,那是举止投足间的风度,那是眉间心上的淡然。

容,是包容,容纳,是对待事物的态度。有容乃大呀,这容,从大、从深、从久、从远、从容。心有从容,为人自淡。

淡,是淡然,淡定,平和,是处变不惊。

有从容的心态,才有淡定的行为,从容后面跟着不迫,从容不迫,让“等”多了意境,使相“遇”成了传奇,也许,扔掉心“赘”,笑看云淡风轻。从容地去理解一个汉字的意思:“树”拆开,是一棵树,又一棵,寸长寸生,绵绵不绝中把时光的印记一点一点雕刻下来。从容也可以从一碗素面开始。独自坐于餐厅一隅,享受片刻宁静时光,告别另一种太痛快也太沉重的生活,为自己重建一种清新持久的意境。

或许,早春,去看山坡上那片开得羞涩,又肆无忌惮的梅花,去感受生命的热烈和时光的轮回保有着的一份对生活虔诚态度。也如某时,坐在阳台中晒着冬日的暖阳,进入一段往事,像踩着一段古老而久远,亲切而恍惚

我的住房在三楼。单元门口,有一片小竹林。那些竹子的顶端,正好对着我书房的窗口。长的竹梢,都快触到我的窗沿了。我随时扭头向窗外一瞥,都能看到一片或静或摇曳的竹叶。竹从高低起伏,像连绵不断的山峦。“风动露滴沥,月照影参差。”“风惊晓叶如闻雨,月过春枝似带烟。”古人真有趣,他们听到沙沙的竹叶声,为什么总想到下雨呢。我从不这样想。翻书看到佳句,我常常忍不住读出声。我以为,窗外的那些竹,也是在浅吟低唱呢。要不,它们是认可了我的佳句,在轻声附和、领首绝。

夜晚的参差竹影,我很少见到,窗外那黑魆魆一片的“带烟”,倒是每晚都能见着。我更喜欢在白天与窗外的那些竹,与楼下的小竹林来一次亲密接触,也算在读书写作久坐之余松松骨,解解压。

出了单元门,走进那一片小竹林,要经过一段砖铺的小径。那小径,很少晒到太阳,终年潮湿,它两侧的竹都斜向小径中间生长,在小径上方交错拥抱在一起,形成一道近似拱形的翠竹长廊。“夹径萧萧竹万枝,云深岩壑幽姿”,小区里的竹,没有岩壑纵横的深山里多,可意

的往事。

喜欢“上善若水”这个词,想来,水善利万物而不争,这是一种多好的从容。

一片青叶安静地生长,又安静地飘落,面对枯荣,青叶离枝,与树告别的舞蹈,也是一份从容。

听啾鸟鸣声,闭目休养,回思,人生如梦,年华似水,一个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,一眼回眸便是一处风景,走过红尘岁月,对人生的那些曾遇到的迷惘、曾发出的感慨,曾体味着的瞬间感动,心自宽尔,何尝不是一种从容?

平淡的岁月,有爱融入生命,便是快乐生活。时光深处,多少平凡的你我,在日复一日的平淡中,细数柴米油盐,亦感人生幸福。

透过岁月的一束光,照见内心,使之明亮,亦使人澄澈,清静。

让自己浸在时光中的,适量放缓脚步,懂得欣赏。远远地欣赏那丁香一样,穿着暮色袜子,头发如秋水的好看女子,也可以闲步于曲曲折折的小径,看着那满湖盛开的荷花,让自己成为荷花池边的背景。

从容于心,淡定于行,人间有味是清欢,让眼中所见,心中所思,在细雨长流的岁月中像花儿一样绽放,将每一段时光凝成一瓣心香,馨香,且美好。

□散 文

窗外有竹

张 正

境,该一样,“曲径通幽处,禅房花木深”,站在竹林边,对面的楼栋都看不清,被茂密的竹遮挡了。

那些竹,总体一律向上,可它们并不是整齐的垂直,也有旁逸斜出、东倒西歪的。为什么会这样呢?我不得想到了冬天里的某一场大雪。积雪压弯了所有的竹,竹枝上覆盖了厚厚的一层白被子。小区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挥动长竹竿,一处一处地扫落那些积雪。他们担心雪继续下,雪越积越重,会压断那些竹,包括更多的树枝树杈。枝叶上的积雪被扫落的一瞬间,竹的主干有力地弹起,击落了更多的雪,它们一时间还很难恢复最初的笔直腰杆,仍东倒西歪。我又想起了某一场大风。窗外的竹林,毛刷子一般,有

力地刷向这边,又刷向那边,左右摇摆,唰唰地刷了一夜。风停了,它们的枝叶、主干也凌乱了许多,一时舒展不开。竹林外围的竹,似乎更容易向外倾斜,它们是追求更多的阳光、雨露,追求自由吗?这种可能性不大。“依似似君子,无地不相宜”,竹子的品行是高尚的,我们无须以狭隘之心揣度。竹崇尚团结,从移栽它们的那一刻起,它们就被削去竹梢,拦腰用一根根竹竿横着牢牢地捆绑连接在一起,相互支撑,让风摇不动枝,撼不动根。因为团结,它们才得以存活;只要活着,它们都会团结。尤其有一种叫慈孝竹的,紧密团结成一丛,到哪里都不分开。那些斜斜的竹,只是暂时失去了倚靠,它们终究还是挺拔的一员。

□组 诗

行走 在 古 城 里

王家华

| | |
|--|---|
| 触摸城墙 | 文庙印象 |
| 抚摸寿县古城墙的砖 导游员说可以与砖一样长寿 | 平地六角,飞檐斗拱,一见奎星楼 在我的眼里,这就是寿县 |
| 于是,一群人排成长队 用手轻轻地抚摸 | 穿过洋池,感受文化的敬畏 领悟古人的圣洁 |
| 我的手有划伤一样的疼痛 有人说,我触到了历史的刀口 | 两棵参天银杏,彰显文庙经久华年 如经典文化一样,古老而茂盛 |
| 登靖淮楼 | 三眼井 |
| “北门”为什么称“北门”? 经寿县北门,你一定会看到的 | 她用三只眼睛期盼我们 可是,半日无一个人前来 |
| 瓮城与洪水,战争什么关系? 历史碾压的辙痕可以告诉你答案 | 她很忧伤 当初,你们汲水时满怀感恩 |
| 登上城楼,极目远眺 处在和平时代,真的很幸福 | 我看不下去了,把头伸了过去 她滴下了眼泪 |
| 穿越宾阳门 | 博物馆首接触 |
| 秋日里,徜徉古城 有宾至如归之感 | 每件文物都有着不解之谜 透过玻璃解读历史 感悟生命与生命,朝代与朝代的更迭 |
| 走在瓮城,有无形的压抑 导游员冲我说:你又不是太平天国 英王 | 左边是楚都遗珍,右边是汉魏流韵 历史与文化交相辉映,震撼人心 |
| 总觉得讲得很好,兴致有余 他指城门口一块石砖,看 一相手持宝剑,一蛇大口欲吞 | 走出博物馆,一把宝剑指来 逼我去读《越绝书》 |

□小小 说

老 谝

朱 群

老谝,好谝,谝他家的人,谝他家的物,他家的跳蚤都是双眼皮。

老谝的名字叫朱富贵,因其好谝,久而久之,人们就给他取了个老谝的外号。开始朱富贵还不答应,人家叫老谝叫多了,他就习惯了。村里的小辈们知道老谝,但不知道朱富贵。老谝眼睛不大,今年七十多岁了,说起话来眼眯成一条缝,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模样。俺家的狗真听话,你让它干啥它就干啥。俺家的麦子长得排场,麦穗一炸都炸不到头,你见过谷穗没?比谷穗都长。

老谝家的成分不好,在六七十年代讲成分的时候,老谝整天低着头。老谝的儿子实诚,少言语,只知道埋头干活。老谝就和儿子用架子车到河南禹县拉煤到砖窑场换砖换瓦,给儿子盖了三间青砖瓦房。老谝是村里第一个盖瓦房的人,老谝逢人就谝他家的瓦房,目的是引起别人的注意,好给他儿子说媳妇。我家的瓦房真是好,冬暖夏凉,屋里有灯泡,一到晚上通明瓦亮,地上掉根针都能看得见。

邻村的黑祖爹被老谝忽悠住了,背个粪箕子假装拾粪,到老谝家讨水喝。前后邻庄,谁不认识谁,老谝不但让黑祖爹喝了水,还留黑祖爹在家吃了饭。黑祖爹见老谝家三间瓦房,堂屋当门挂了一盏60瓦的灯泡。黑祖爹就找媒人把女儿介绍给老谝的儿子。

结婚后,黑祖和公公老谝成了冤家对头。黑祖说老谝骗了她,老谝说我咋骗了你?黑祖说,你家的瓦房墙外边就一层砖,里面是土坯墙。老谝说,这不算骗你,那时候穷,全用砖垒墙谁盖得起房,你没见谁家来了客人,蒸的馍外面包一层白面皮,里面全是杂面。儿媳黑祖听了,眨眨眼,想想也是。黑祖说,你家的灯泡晚上咋不亮?你堂屋里挂个灯泡哄人啊。老谝这回不说话了,他家的灯泡晚上确实不亮,他家没安电,怕花钱,为了装门面就在堂屋里挂个灯泡。

老谝的儿媳黑祖气老谝,说公公骗了她,因此黑祖对老谝两口子不是多好,就这,老谝逢人还是夸儿媳好。有一天,黑祖的娘来走亲戚,黑祖给她娘包饺子,饺子盛出来后,黑祖娘说,闺女给庄南地的你婆婆端碗饺子送去。黑祖不想端,她娘说,你不端,我不吃。

自从老谝吃了儿媳包的饺子,老谝更是把儿媳谝得没边没沿,逢人便说遇人便讲。村里人都知道老谝的特点,他在那里谝,别人就点头附和。

村里来了几个人,是县文明办的,他们下乡寻找“好媳妇”“好婆婆”,他们想通过实地走访宣传表扬一批真正的“好媳妇”“好婆婆”,引领带动全县的乡风文明建设。

老谝正和村里的一帮人在小广场上闲聊。文明办的人问,你们村里谁家的儿媳最孝顺?还没等其他人迷瞪过来,老谝就接了话茬,俺儿媳对俺老两口如何如何好,如何如何孝顺,把儿媳夸成了一朵花。县文明办的人问周围的人,是真的吗?其他人点头称是。其实村里人都知道,老谝的儿媳黑祖对婆婆还真真的不咋的,平常各过各的日子,也很少到婆婆家里去,就端那一回饺子,叫老谝夸到现在。

县文明办的人走后不久,老谝的儿媳黑祖就上了报,上了电台,镇里街道上还竖起了“好媳妇”黑祖的照片,黑祖成了人们学习的榜样。

黑祖赶紧,看到了自己“好媳妇”的照片,晚上睡觉再也睡不着,翻来覆去地想,自己做的真不够“好媳妇”的标准,自己离“好媳妇”还远着呢。黑祖想了一夜,终于想通了,为了对得起“好媳妇”的光荣称号,黑祖决定从明天开始就对婆婆好。黑祖给婆婆买衣服买鞋,给婆婆洗头,给公公洗脚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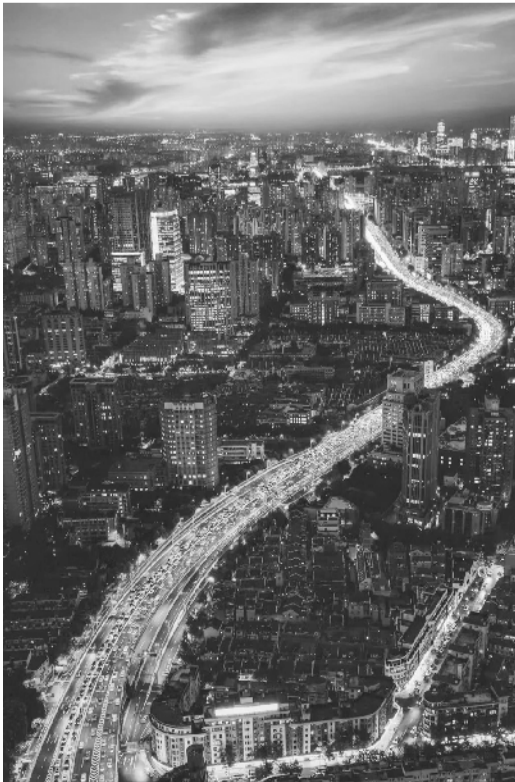
可是奇怪了,老谝再也没谝过儿媳。

竹林里的竹,高低粗细不一。高的必粗,细的必低。这样的差异,跟它们的竹龄关系不大。也许跟它们天生的品质有关,如同人,有高大,有胖有瘦。跟它们的生长小环境也有一定关系。高的竹,有的主干嫩绿,竹节表层似乎还有白白的粉,大概是新生的。矮的竹,未必柔弱,有的主干表面偏黄偏黑,“人怜直节生来瘦,自许高材老更刚”,看上去即是质地坚韧的。少许的竹,被那种叫细圆藤的攀爬植物缠上了,从根部一直螺旋缠绕到顶端,竹长它也长。藤上生出细密的须状吸盘,紧紧叮在竹身上,一定吸食了竹的不少营养。这样的竹,肯定活得很累、很艰难。它们也想修长,也想壮硕,却无法摆脱被束缚、被困扰、被消耗的悲苦命运。

站在竹林边,我常常感觉像在冷静地观察这个风云多变、复杂多样的社会:每一种竹,就是不同的人生吧。

我又时常问自己:如果你是竹,你要长成哪一种?

不一定要长成最高最粗的那株,但我一定要长成最直最坚韧的那株。“千磨万击还坚劲,任尔东西南北风”,我愿做这样的竹。



城市动脉 张卫星 摄